

# 千手千眼

Thousands of hands and  
eyes

—— 陈亚洲 何亮 ——

作品

一段不可磨灭的峥嵘岁月  
一阙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

你一生供奉千手观音，却不清楚观音生有千手，是为了施舍，而不是索取……



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献礼力作

热播抗战大剧《英雄不流泪》原著小说

赵文卓 蔡文静 刘雨鑫 陈昊 热血演绎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# 千手千眼

Thousands of hands and  
eyes

—— 陈亚洲 何亮 ——

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千手千眼 / 陈亚洲, 何亮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5.11

ISBN 978-7-5502-6510-3

I. ①千… II. ①陈… ②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52322 号

千手千眼

作 者: 陈亚洲 何 亮	选题策划: 儒意图书
出 品 人: 唐学雷	出版统筹: 柯利明 林苑中
特约监制: 丁元元	责任编辑: 孙志文
特约策划: 丁元元 马晓婧	特约编辑: 龚 煜
营销统筹: 蕊 蕊	营销推广: 陈 晨 李 鲜
装帧设计: @ 嫁衣工舍	责任印制: 张军伟
责任校对: 李 霞	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10 千字 710 毫米 × 980 毫米 1/16 20.5 印张

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6510-3

定价: 35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57892599

## CONTENTS | 目录

第十二章	第十一章	第十章	第九章	第八章	第七章	第六章	第五章	第四章	第三章	第二章	第一章
149	135	122	107	090	078	067	055	045	030	015	001
<hr/>											
第二十四章	第二十三章	第二十二章	第二十一章	第二十章	第十九章	第十八章	第十七章	第十六章	第十五章	第十四章	第十三章
308	298	285	268	256	243	234	219	208	192	176	162

## 第一章

深秋的冷风挟裹着放肆的笑骂声飘荡在夜晚的沈阳城上空，这是 1935 年东北的一夜。

沈阳日驻军营外的一个酒馆里顶灯摇曳。一桌日本兵醉了酒，丑态百出地跳着舞。突然，从窗口射入一枚飞刀，顶灯灭了。

日本兵们一愣，嚷嚷着摸自己的枪。

一个日本兵想点亮煤油灯，却在火柴亮起的瞬间身首异处。

月光下有一个黑影手持大刀，闪转腾挪，挥刀如电，刀落处鲜血喷溅，鬼子一一应声倒落。须臾间，黑暗中仅剩一个鬼子。他望着周遭尸体恐慌地叫喊着，想要扣动扳机，可枪内却已无子弹。

那黑影如一道闪电般欺身上前，一腿将他撂倒，大刀搁在其颈上，未待鬼子开口便手起刀落让他的脑袋分了家。那黑影又顺势横刀挥过柜台上的一罐子白酒，白酒坛子飞起，砸破柜台外一堆酒罐。

一根燃烧的火柴落地，熊熊烈火瞬间将日军酒馆吞噬……

日军于第二天一早发布通缉令：

要犯为支那军山海关守备三团武术教官郑远祯，郑犯于昨晚公然血刃森田少尉及我七名兵士，罪名属实。即令所属军警全力抓捕，若遇反抗，格杀勿论！

是夜，大雨瓢泼，郑远祯疲惫地穿越于山林之间。大批日军带着狂吠的猎犬在他身后穷追不舍。

郑远祯渐觉体力不支，只得飞身躲入一个小土包后面。

他在逃亡中愈加地思念亲人，虽然早已跟他们阴阳两隔。他记得那天奔回老宅时，发现父母已双双惨死在鬼子的屠刀下，妻子宜兰被鬼子凌辱后留书自缢……

郑远祯看着身后逼近的日军，不禁双膝跪下，对着大雨仰天长叹：“爹、娘、宜兰，那八个狗崽子，已经被我亲手剁了，你们可以安息了！我这就下去陪你们！”

他一咬牙，握紧了手中大刀要冲出拼命。

这时，几个手榴弹忽然从一侧的丛林里被扔出去，在鬼子中炸响。紧接着一阵枪声传来，有人拉住了他。

郑远祯看清来人是他三团部队的六个战友，他怒声道：“大奎、陆鹏，谁他妈让你们来了？”

大奎着急地说：“教官，这不是说话的地儿，走！”

枪林弹雨中，众兄弟合力拉着郑远祯飞身入树丛。

大雨不休，日军在苞米地里四处搜索，呼号来往，渐渐远去。

一枝苞米秆朝外挪了挪，藏在里面的六个人松开紧紧抓住的郑远祯的手，瘫坐下来。

郑远祯挣脱着从苞米地里走出，爆发了怒火：“你们马上给我回团，走！”

“我已经说过了，从我脱下军装那一刻起，我不再是你们教官了。杀鬼子报仇，是我一个人的事！一切后果，由我郑远祯自己担着！拿我说的话当放屁吗？都来干什么？走！走！”郑远祯恼怒地说着，上前强行推人。

众兄弟却毫无退意：

“教官，兄弟们敬重你是条汉子！今天既然都敢来，就没一个怕死的！”

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！三团弟兄，敬礼！”

大雨中，众兄弟齐刷刷地向郑远祯敬礼。

“教官，下一步你怎么打算？”大奎问。

郑远祯缓缓说道：“我要去天津，找一个人……”

陆鹏听后马上说：“教官，火车站现在已经被日本人控制，货运处有咱们熟人，我们弟兄护送你上车。”

风助雨势，四周苞米摇曳不止，一群汉子正在谋划赴津之计……

几日后，在沈阳郊区上官屯火车站外，搬运工人正把最后一箱货物搬上去往天津的列车。

突然，三个日军牵着狂吠的猎犬叫喊着奔来。

火车已经准备启动，而日军渐近，伪装成搬运工人的郑远祯猛然被三团的弟兄们推上了车。

兄弟们拔枪掩护，一时间警笛大作，日军蜂拥进站而来，火车却已愈行愈远。

郑远祯远远看着三团弟兄在日本人的包围下开枪抵抗，终却寡不敌众……

过了很久很久，郑远祯才在颠簸的车厢里慢慢坐下来，他从怀里拿出亡妻留下的千手观音玉佩，再一次默默看起那张带血的遗书：

远祯，全家横遭劫难，为妻只能自尽以谢夫君！不要怪我，我等不到你了，我唯一放心不下的，只有弟弟孙有德。有德自小受苦，生性乖张，易生事端，望你到天津找到他，勉力照顾。愿这个千手观音保佑着他，祝他一生幸福，免灾避难。远祯，今生与你相识，已是无憾，我虽未及过门，但我生是你郑家人，死是你郑家鬼，来世愿我们再做夫妻……

郑远祯手双手微微颤抖，他一定要去天津找到孙有德，替宜兰好好照顾他。

第二日抵津后，郑远祯径直来到货流穿梭的天津河运码头。

他走进班房还未开口，监工便上下打量着他和气地问道：“想来上活儿？老四，拿花名册去。”

郑远祯忙说：“不不，师傅，我来……找人。”

监工的脸上立马没了笑意，一边低头收拾柜台，一边懒懒问道：“找人？扛活的？”

郑远祯点点头赔笑回答：“我内弟，叫孙有德，高个儿，白净脸，他有个老舅，以前是咱三号门的伙夫。对了，他会点儿功夫，曾说想在码头上教人练练拳脚。”

监工寻思了一阵，摇摇头说：“人走了。”

“多咱走的？”郑远祯问。

“年前就走了，他那两下子，比画比画，都说不灵。”监工不耐烦地说。

“没说去哪儿？”郑远祯追问不休。

监工摇着头，背过身收拾，不再回答。

郑远祯只得道谢一声，转身走出几步，却听见监工追了一句：“去海河以北的北宁看看，那是铁路货运码头。”

离开码头后，郑远祯拉低帽子，匆匆拐过街角，忽然止步。远处的警察沿途设岗，正在查看过往行人的证件，赫然有几个日本便衣特务也在其中。郑远祯一眼瞥见那些特务的手里，拿着印有自己画像的通缉令，挨个儿甄别盘查行人。

郑远祯立刻转身往回走，却被一个日本特务注意到，特务朝他喊了句日语。郑远祯越走越快。日本特务见状大喊着朝天鸣枪，街上行人大乱四散。

郑远祯穿过街头，专拣巷尾小路逃，身后一行警察和特务紧追不放。巷间岔路交错，郑远祯早无方向感，凭直觉向前亡命奔去。一个特务眼看逼近，开枪射击，郑远祯躲闪不及，右腿中弹，他迅速抽出腰间小刀，回身飞去，特务应声而倒。

枪声引来更多特务，也引来法租界的巡捕。郑远祯呼吸渐重，踉踉跄跄。忽然，有一只手从斜刺里将他顺势拉进巷边一个破落木屋里。

进门后，那身影迅速拉他俯身在一堆干草上。郑远祯正要开口询问，那身影迅速做出嘘声手势。他定睛看去，竟是个清秀女子。郑远祯低声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女子没有回答他，却一眼看见他右腿的伤口有鲜血流出。她麻利地撕开他裤脚一

角，帮他做了简单的包扎。

郑远祯强忍着剧痛，闷哼一声。

“为什么救我？”他问。

女子仍不回答，从墙缝向外望去。

郑远祯再想开口问，女子却做了一个嘘声手势：“别说话，这是华界，小心为上！”

她警惕地观察着外面道：“机会来了，跟我走。”

郑远祯还没来得及向外看，就被这女子拉起身离开木屋，二人快步闪入附近一家私宅。

郑远祯踉跄着被拉上二楼的房间，窗帘被迅速拉上。

“你这伤得马上取弹，迟了腿就废了……我学医刚毕业，就解剖过几只老鼠，先说好，家里没麻药。”那女子说着拿过一瓶酒扔给郑远祯，随手递给他一块毛巾，“喝一口，用毛巾把嘴塞上，忍着点，别叫出声，这房子隔音差。”

郑远祯坐在椅子上猛灌一口酒，平静地将毛巾扔到一边。

女子顺手从他手里夺过酒，慢慢倒在他的右腿伤口上清洗，观察着他的神色。郑远祯强忍住疼痛，面色平静。

“行，是条汉子。”她从手术盘里抽出一把手术刀，在点燃的火上烤着，“我叫程小妍，刚才追你的是日本狗特务？他张牙舞爪，哇啦哇啦说一口鸟语，一听就能听出来，救你就因为这个。”

“你刚刚……”郑远祯发问。

这个自称程小妍的女子打断了他：“回家路过，正好撞上。怎么，怕我救你不是不怀好意？”

她攥着手术刀，俯身用棉球擦着郑远祯右腿的伤口，拿刀凑上前说：“硬汉，准备好了？”

郑远祯还没点头便全身一震，额上瞬间大汗淋漓。原来程小妍没等他回答就动起了手，她手脚麻利地取出了他右腿的子弹。子弹被用镊子扔入了水杯，血迹散开。郑远祯瘫坐在了椅子上。

程小妍拿过一方刺绣手帕，利落地包扎好伤口，不由说了句：“行，你还挺硬气——跟我说说日本鬼子为什么追你，你犯了什么事？杀了人？放了火？还是拿了不该拿的？你是姓国的，还是姓共的？”

见他沉默，她急了：“问你话呢！干吗装聋作哑的？”

她忽然晃起手里的一张纸，笑道：“你说说，这个是谁的，你的？”

那是亡妻留给他的遗书，郑远祯急忙去抢。

程小妍躲开：“哟，这会儿来劲了，刚刚问你话，就跟个死人似的。”

看到郑远祯一脸怒容，程小妍扫兴地说：“当我稀罕，给你！”



郑远祯一把从她手里夺过信纸揣在怀里，一边艰难起身一边套上外衣要向外走。

程小妍忙上前去扶他：“腿伤得这么重，外面的日本鬼子还没走远，你要往哪儿去？”

郑远祯也不回头，一把将她推开。

程小妍急了：“喂！我好歹救了你一条命，就这么走了，连句话也不留下？”

郑远祯慢慢停下：“程小姐，你能理解也好，不理解也罢，我现在能报答你的，就是离你越远越好。”

郑远祯要开门出去，被程小妍一把挡住：“虽然素昧平生，我能从日本人手里救你，你就该清楚，我不是怕事的主儿！鬼子眼看着都欺上门了，是个有血性的就该站出来！我不管你打哪儿来，往哪儿去，要做什么，土匪流寇也好，军人飞贼也罢，你跟鬼子作对，这个忙我就要帮，事儿我就要管！”

“这个忙你帮不上，让我走，你为你家人想想，别给他们招祸！”郑远祯坚持说道，再次打开门，却又被程小妍关上。她用身子倚住门，挑衅地看着郑远祯：“招祸？我还真不怕。”

正说着，外面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。程小妍迅速走到窗边，拉开窗帘一角，楼下的日本特务正跟着巡警挨家挨户敲门搜寻，眼见朝这边楼走来。

程小妍转过身，拉上窗帘，对郑远祯一笑，说：“喂，找你的来了，门就在那儿，现在想走，请便。”

郑远祯迅速拉开门，只听到大门被敲得震耳。

程小妍拉开卧室门：“喂，往哪儿瞄呢？这里，快！”

郑远祯看到了里面的柜橱。会意又愧疚地朝程小妍点点头，走进卧室。程小妍迅速关上卧室门，急速地到桌边去收拾方才手术用的纱布和器具，擦去桌子周围的血迹。

楼下，一辆警车慢慢停在了路边。警局稽查大队长程棠绷着脸走下了车。这一天真是邪门了，白天，关东军突然来人命令警局逮捕一个叫作郑远祯的中国人。他因为这件事在局长办公室和日本领事馆的人交锋了半天。日本人有什么权力给他们发通报？现在天津还是中国的天津！如今大晚上的，又碰到日本人在敲自己私宅的大门。

日本特务看到主人归来，拿出了通缉令递给他。

一个叫青木的日本人操着中国话说：“大队长，这是我军部通缉的要犯……”

程棠挥手挡开青木，忍着怒火说：“我再强调一遍，来津门追捕要犯，必须在我们警局的配合下，如果你们自行为事，主客颠倒，滋扰民生，伤了双方和气，我们只有把你们请出天津。”

程棠转向巡警说：“你没跟他们提，这宅子里住的是谁？”

巡警连忙解释：“说了，可是——”

青木打断了巡警的话，傲慢地说：“知道是程大队长的住宅，但任务在身，一处也不能漏掉！”

程棠望向日本特务冷笑说：“哦？按你的意思，是程某滥用公权，有意包庇喽？”说着，他掏出钥匙打开了门，“想搜查，请便。”

日本特务和巡警正要蜂拥而入。程棠拦住了后面的几个人：“等等。家里有我小妹，别骚扰到女孩子家的清净。都留在外面，你，跟我进去。”程棠指指青木。

程棠和青木刚走上楼，就遇到了走出卧室的程小妍。

程棠不禁问：“人在家，敲门怎么不开？”

“你有钥匙，不会自己开？”程小妍娇嗔地说着，看向一旁青木，“这又是谁，没见过。”

青木闻言正要出示通缉令：“程小姐，这是我们……”

程棠在一旁连忙挥手制止：“行了行了，抓紧四处看看吧。例行检查，小妍，去给人家倒杯茶。”

“没茶。”程小妍赌气地顺手拿过通缉令，看着上面的肖像，心头一凛，上面那人正是郑远祯。

“哥，这又是犯了什么的？”她假装不屑地问。

“没你什么事，别多问。”程棠淡淡回答。

青木四处环顾搜查的时候，程棠忽然心头一凛——他瞥见桌前地板上有一滴鲜血。

程棠故作不经意地踱过去，用皮鞋踩住。

“程小姐整晚都在家？”青木又发问。

程棠狠狠瞪了程小妍一眼。

程小妍避开他的目光，反问青木：“不然还去哪儿？”

程棠这时又注意到，桌子斜下方有一方带血的纱布，他用皮鞋把它踢进了桌底。

青木接着问：“有没有注意到附近有什么异常人物出现？”

程棠再次瞪向程小妍。

程小妍装没看到：“没那闲工夫。”

忽然，卧室里传出一声轻微的响动，青木迅速回身，注意到紧闭的卧室门，径直走过去。

程小妍迅速上前拦住青木：“哎，屋里太乱，不能进！”

青木警觉道：“里面有人？”

程小妍急了，向哥哥求救：“哥！这是女孩的闺房，不能随便进。”

程棠却喝她：“让人家做事，让开！”

程小妍无奈得挪到一旁，程棠的手也慢慢地放在了腰间的枪匣上……

卧室的门开了，青木持枪而入，搜遍床底和四周皆无人，他的目光注意到了一侧的柜橱。

程小妍的额头出现汗珠。

青木的手慢慢放在壁橱拉门上……

程棠慢慢打开了枪匣……

青木猛地打开门，壁橱里除了日用品之外，空空如也。

阳台发出轻微的响动，原来是程小妍挂在那里的衣架彼此碰触，发出声响。

青木如释重负。

程小妍借势上前，俏眉竖起：“都说了屋里太乱，不想让外人看，硬要搜！怎么着，非得把这屋拆了才算完？没凭没证的，这叫擅闯民宅！哥，你这稽查队大队长，是吃干饭的？你到底管不管？”

青木还不甘心，在卧室四处环顾，被程棠挡住：“地方也搜了，人也惹恼了，请吧！”

青木望了一眼阳台，对程棠鞠了一个躬，转身出门离去。

程小妍关上门，背靠在门上松了口气，衣服已经湿透。

程棠拉开窗帘的一角，看到青木刚走出楼门，抬头看了一眼。

程棠拉上窗帘，回身一脸怒气地说：“刚刚多险！你就给我添乱吧！等你哥这脑袋掉了，有你哭的！”

程小妍吐吐舌头。

程棠摘下帽子，擦着汗，无奈地摇头：“人呢，叫出来吧！”

“那谁，出来吧，安全了……”程小妍满屋地找，“哎，人呢？”

程棠望向卧室阳台，忽然心头一动。他走出阳台，慢慢发现阳台边缘灰尘密集处有一个新手印……

深夜的街头寂静无人。郑远祯哆哆嗦嗦着蜷缩在角落。街头的卖艺盲者拉着二胡，唱得凄凉，声声传入耳中。

秋风起，郑远祯的身子不住发着抖，右手里还攥着那半页信纸和千手观音的玉佩。“远祯，你若寻到有德，劝他勿要报仇心切。有德素来好勇斗狠，行事乖张，你一定要管住他，帮他寻个安定的营生，隐姓埋名，安度余生。我这做姐姐的，也能瞑目了……”郑远祯神色悲怆地收起信纸。

路上车灯晃过，远处传来一阵嘈杂声，是巡警在巡夜。

青木等一众日本特务回到驻天津馆后，就被上司江田枝子臭骂了一顿。根据判断，案犯肯定还在天津，江田枝子下令把搜索范围扩大到城外十里各镇。

接下来的几天里，程小妍总是早出晚归躲着程棠。程棠一直想找机会问清楚，妹妹到底交了什么样的朋友，要被日本人通缉。爸妈走得早，这个家一直由他掌管。如今妹妹长大了，想做什么，交什么朋友，他已经管不了，管她也不听。可时局什么情况，她天天看报纸，什么事不该碰，什么人不能惹，应该比他还要清楚。她却仍无所顾忌，恣意妄为，跟那些不知几斤几两的爱国学生混在一起。她以为发发爱国传单，

上街去抗个议，日本人就跑了？医学院出来的学生，不去医院找个营生，成天在这儿喊打喊杀，谁敢娶她过门？亲事给她说过多少门了，不是被她搅黄了，就是人家不敢接她进门。程小妍更有理，日本鬼子占了河北，下一个就是天津，明着都来蹬鼻子上脸了，哥哥他们警局却畏首畏尾地把日本人都当大爷似的供着。有一天晚上，程棠在客厅堵到了晚归的程小妍，兄妹俩愣是因为这些事儿吵了一架。

而他们吵架的导火索郑远祯，在那晚过后的次日一早就已匆匆赶到北宁货运码头。

平日熙熙攘攘的码头如今一片冷清。突然摇铃一响，紧接着一股人流汹涌而来。只闻有人喊着：“集合开会！集合开会，在货运站台！”

郑远祯不明所以，被人潮裹挟着，也朝站台走去。

站台下人头攒动，全体货运工友齐聚，群情激奋。

只见一个老把头站在台上，神色愤慨地喊着：“诸位工友，老少爷们儿！咱们北宁站，从我上一辈儿起，家家户户就都是搞货运的。火车进了天津北，所有货物都由咱们这儿分发，往各处搬运，咱一辈子吃铁路喝铁路，扛活是咱们的生计，货运是咱们的命根子！”

一语既出，工友们纷纷响应，异常激动。

老把头继续道：“曹云泰他仗着自己是商会主席，把海运、河运给霸了，还不知足，竟然派了他的狗子窦三，把咱们货运站也给抢走了！还让不让咱活了？老少工友们，咱一辈子勤劳安分，从没惹过事，可他曹云泰要赶尽杀绝，来抢咱们饭碗！咱也不是孬种！哪个愿意明天跟我去会一会那个窦三？真要横竖谈不拢，我这一把老骨头，也豁出去不要了，咱就抄家伙跟他们干！”

众人本来群情激奋地响应着，听闻此句却立刻都静了下来。

老把头见无人回应，怒道：“刚才咋呼得震天响，这一到亮真章了，都蔫了？咱这千八百人的饭碗，咱就打算这么拱手让出了？再问一遍，谁跟我去？那个窦三，虽然善打，吹的是没人挨得过他三拳，但咱这站上都是扛活的，都有把子傻力气，真要打起架来，还真怕他？”

台下众工友壮丁纷纷苦着脸，低声议论着，却没一个站出来。

老把头见无人接茬，气得浑身发抖，指了指人群中一个汉子，说：“张大楞，你平时号称张三丰传人，走过场子，卖过艺，咱北宁能属着的就是你了，明儿敢不敢去跟窦三单挑？”

人群中那汉子一愣，陪着笑：“我哪行？我那是玩闹，是惹惹（天津话：乱起哄），嘿嘿……”他一边说一边被妻儿拥着向后退去。

老把头喝道：“张大楞！还是爷们儿不是？”

张大楞边退边说：“我那套当不得真，就是玩个架势，真去了，挨一拳还不吐了血？”

我死了，我娘咋办？我这一家老小咋办？”

老把头无奈，又指了指人群中一个汉子：“严六顺！”

严六顺后退：“老叔，千万别指着，我不行，我真的不行……”

“你咋不行？你练过摔跤，学过拳，平时走路都横着走……”

“老叔，您别坑我，我也就比画比画行，窦三那是嘛人？咱哪是人家的对手？”他边说边退，话没说完，已经挤到人群中。

老把头气不打一处来：“好，好……平日子全是英雄好汉，遇到事儿都成了软蛋，好……”老把头一口气没上来，瘫倒在地，众人忙去扶，场面一时混乱。

郑远祯慢慢挤出人群，打算到别处去寻孙有德，忽闻一阵放肆的笑声。一个男子蹬着车子，一路风驰电掣而来，他随手扔了车子，大步朝这边走来：“行了，都歇了吧，别闹腾了！一帮爷们儿，推推让让个什么劲！”在众人的目光中，他不紧不慢地穿过人群，径直朝台上走去。郑远祯停下脚步，他觉得那个背影十分熟悉。

那男子走上台，脸庞转过来面向众人，嘴角浮现一丝坏笑，对台下懒洋洋一拱手，大声道：“各位工友！在下孙有德，来站上时间不长，今天乡亲们有难，我愿意代表咱货运站，去会一会那窦三！跟这种浑人，拳脚上见真章！他不服？就打到他服！打到他滚蛋！他窦三也是一个脑袋俩胳膊，横竖就是一命拼一命，怕个啥？大家伙儿放心，只要我有一口气在，就不会丢了咱货运站的人！”

一席话毕，下面掌声雷动。众人都知道去跟窦三斗意味着什么，都为他的勇气感动。

这时候，一个身影忽然跳上台子，大声喊：“不行，我不同意！”

众人都静下来，孙有德面露惊喜神色。来人正是郑远祯。

孙有德上前抱住了他：“大哥！你咋来了？”

郑远祯说：“有德，这件事听我的，你不能去！”

孙有德笑着：“大哥，你先等我会儿，回去咱再细说……”他转过身说，“去告诉窦三，我这就给他下战书！就约在明儿晌午，在此决斗，到时候大家伙儿都过来，看我怎么灭他！”

众人叫好，郑远祯再次上前想阻止他，被孙有德笑着拉住。

老把头望向孙有德：“这位英雄，老朽有一事不明，想请英雄赐教。”

孙有德说：“前辈请讲。”

老把头说：“此战凶险，生死难料，北宁的街坊邻里都退避三舍，缘何你这初来之人却挺身而出？”

孙有德说：“在下自幼习武，来闯天津卫，本想办个习武班混口饭吃。年根儿大雪飘飘，如果不是北宁工友的收留，给口热水和窝头，我孙有德早就冻死在街头了！我这条命是工友们给的！此恩此时不报，更待何时？”

老把头感动道：“好样的，好样的！英雄，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。”

“前辈，您这是折杀我了，您就叫我有德就行。”

“好好，有德啊，你这趟去之前……有啥要求，你尽管提，我，我们北宁站，保证满足你……”

孙有德一笑，竖起两根指头说：“前辈，不多，事儿就两件！头一件，让我去老字号狗不理，撩开肚皮，吃一顿包子！”

台下众人一阵叹息。

“第二件，去兰亭书场，看一场白映秋白老板的大鼓书，座要头排的，看着白老板的不算！”

老把头说：“好！都依你！有德，你这次去跟曹云泰拼命，咱全站上下都不是糊涂人，工友们都会念你的好！不管你这次落下什么毛病，今后你这个习武班，我给你包了，咱北宁的子弟后生，由你随便挑！”

孙有德大笑，摇着头说：“前辈，等我有命回来，你再说这话不迟。”

孙有德转过身，对郑远祯笑着说：“大哥，行了，都说完了。忘了问，你大老远过来干啥？”

郑远祯慢慢拿出宜兰留下的信，哽咽道：“有德……”他再也忍不住，红了眼圈。

孙有德带郑远祯回到宿舍，得知姐姐的遭遇后悲恸大哭。他怪郑远祯，虽说姐夫已经替姐姐报了仇，八颗鬼子的人头，一个不少，姐姐却再也回不来了。孙有德空有一腔怒火无处发泄，跟窦三这一架，他一定要打，还一定要打赢！郑远祯苦劝不住，突然门外传来一阵嘈杂声。

郑远祯忙向外望去，几辆汽车停靠在楼下，一众警察由青木等日本特务引导着下了车，挨门挨户开始搜查。

“小鬼子来得真快。”郑远祯说。

孙有德怒而转身抄起一把铁锹，咬着牙说：“这帮狗杂种，来得正好！”

郑远祯死死拦住孙有德，压住声音呵斥：“你想干吗？把家伙放下！”

孙有德咬牙要推开他：“起开！”

郑远祯怒而挥掌一拍：“放下！”

铁锹从孙有德手里掉落，孙有德两手发麻，被郑远祯紧紧揪住。

“你听好，听好！你姐不在了，这个家我说了算！小鬼子是奔着我来的，跟你和这些工友无关，你意气用事赔了命不要紧，这上上下下的工友呢？你想看多少人陪你一起死？我走了，不许你跟窦三去打这一架，知道不？”

孙有德怒目咬着牙不言语。

郑远祯叹了一口气，放开他，迅速戴上帽子，朝后门而去，忍不住又嘱咐一句：“做什么事之前，先想想你姐……”

孙有德打断他的话：“郑远祯，你不配再提我姐！”

郑远祯停住脚步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郑远祯已经死了，为给你姐，给全家报仇，

跟小鬼子同归于尽了！世间再无郑远祯，叫我元震。”说罢，他迅速拉开门消失在黄昏中。

元震走出北宁主街，顺手拿了一户人家晾衣杆上的男装匆匆换上，背身朝巷路走去。警察和青木带领的特务们正挨家挨户搜索，有一个眼尖的特务，看见元震的背影后呼喊起来。元震夺路狂奔，他的右腿伤势加重，看到深巷里有一个仓库，元震拖着伤腿奔了进去，寻了个铁桶躲在后面。

日本特务随后而至，朝仓库里疯狂射击。

元震眼见无路可退，又看到不远的暗处有一排油桶。元震靠在了桶上，任周围的枪火袭来，他闭上眼，露出微笑，又猛地睁开眼，大喊一声：“来吧！命已至此，就做个了断！宜兰、爹、娘，等着我！”元震把枪对准了那一排油桶。

枪响了，随着一声巨响，仓库剧烈爆炸，陷入一片火海之中。

后半夜的仓库已变为一片废墟。

一个特务在废墟中发现了一具烧焦了的尸体和一只布鞋。

经化验，鞋底的麻绳是丰南、滦县一带生产的，为山海关守军的军用布鞋制式，码数与通缉要犯的脚长一致。鞋上携带的土质也经过严格化验，其中含有沈阳调兵山一带的土壤成分。化验得出的结论是，通缉要犯郑远祯已被击毙！

第二天，老把头和北宁站的老人们簇拥着孙有德，来到老字号狗不理包子的门外，吃了个畅快。

孙有德满意地一抹嘴，拍桌而起：“走，去兰亭书场听大鼓！”

兰亭书场座无虚席，热闹非凡。

在喧嚣的锣鼓声中，孙有德坐在正对戏台的首桌喝着烧酒，翘盼地望着舞台。

锣鼓声停下后，鼓板前走出一个秀丽的女子，气质脱俗，引得台下看客一阵高呼掌声。孙有德一时呆住了，过了一会儿才猛劲鼓掌。这女子正是有德痴情爱慕的唱大鼓书的白映秋白老板。

众人皆静下来，二胡拉起，白映秋自击鼓板，开了嗓，唱的是一段《剑阁闻铃》。她的一颦一笑、举手投足都韵味十足。

一老者叹：“这两年天津卫唱大鼓的里边，就属这个白映秋最吃香。二十刚出头，人漂亮，大鼓唱得也地道。有德自打来了北宁，一天要唠叨好几次，想听她的大鼓，让他好好听一场吧，能多留点念想……”

工友们感慨着，回头望向有德，他却已经看得痴了。

老把头看了眼挂钟，眼见离午时不远了，不由想提醒他：“有德啊……”

孙有德做个手势打断老把头的話，继续盯着台上。

白映秋眼看一曲完毕，最终抖了抖袖，拔了个高音唱完，对台下鞠躬致意。

孙有德第一个站起身，大声鼓掌叫好。

众看客们这才反应过来，都开始鼓掌叫好。

孙有德痴痴地望着白映秋，情不自禁地咬着牙，喃喃自语：“要是能把这仙女娶回家，我孙有德死了也值了！”

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，看了眼挂钟，拍桌转身说：“走！”

台上的白映秋正四下鞠躬致意，不经意地瞥了眼孙有德率众人离去的背影。

北宁工友离开兰亭书场，来到约定的擂台，和窦三手下对峙开来，相互谩骂。

窦三忽然挥手，示意众人安静，他打量着孙有德说：“战书是你下的吧？就你这号的，不知死活！窦哥今儿好好给你拿拿龙（天津话：整治你）！”

孙有德冷笑：“说大话不怕噎死，爷立马就陪你玩玩！”

窦三大笑，回身示意众人安静：“小子，就凭你，跟窦哥叫板？两只手都让你还不够揍的，干脆，窦哥送佛送到家……今儿你要是能挨上窦哥三拳，还能站在这儿，就算你们赢，窦哥认输，立刻撤出货运站台！你要没顶住，被横着抬出去了，也别怪窦哥手黑。”

孙有德笑道：“姓窦的，莫说三拳，三百拳你爷爷也陪你玩！”

窦三活动着筋骨，说：“瞧好了，第一拳来了！”他双目如炬，拳头呼呼带风向孙有德飞过来。

所有人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。

窦三的拳头结结实实地砸在了孙有德的胸口。由于拳势太猛，孙有德当即飞出数米，趴倒在地，一口气没上来，狂喷出几口血。他咬着牙，全身颤抖，努力撑着身子想起来，工友们想上前搀扶，却被窦三的手下挥刀挡住。

窦三喝道：“我看谁敢扶？”他面带胜利的笑容走到孙有德面前说，“小子，嘴上不饶人，小心赔了小命进去。”

孙有德双目喷火，咬着牙强行站了起来，大笑了几声说：“斗三拳？我看你这两下子，也就配给爷爷搔搔痒！”

窦三大怒：“行，还嘴硬！有种！”说着，他的铁拳又挥了上去，孙有德咬着牙，闭上眼用身子去接招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一个人影迅速飞出人群，挡在了孙有德身前。窦三的铁拳已至，那人的胸膛硬生生挨了一拳。

一声重响，窦三的右手被震得虎口发麻，他微微发抖，惊愕地望向来人，那人竟毫发无损！

众工友连同孙有德也全都愣住了。元震气定神闲地拂了拂胸前的浮灰，对窦三淡淡说道：“你的第二拳！”



众人顿时鸦雀无声。

孙有德愣愣地看着元震，又看看北宁乡民望向元震的崇拜目光，表情慢慢变为恼怒，他拦在元震面前：“大哥，这是我的局，你干吗来？”

话没说完，元震对他就是一推，怒喝道：“不让你来，干吗不听我的话？行了！你退下，我来。”

孙有德还要争着上前，被元震再次按住。迫于他的气势，孙有德忿忿地退回了一步。

窦三打量着元震，冷笑道：“好手段！兄弟，留下个名！”

元震一笑：“雕虫小技，用不着存名留念，还有一拳。”

窦三这回不再笑了，深深运了运气。

元震笑着向他招招手。

窦三后退了几步，狠狠挥拳向元震胸口打来。

一声重响，元震纹丝未动，窦三反而向后退了十几步，他后脚踩地，这才站住。

窦三额上的汗滴落下来，惊讶地打量着元震。

元震说道：“三拳打完，你该信守诺言。”

窦三却想到了什么：“等等！说好三拳，你是刚上的，第一拳不算！”

元震笑笑：“好，就再让你一拳！”

在众人面前，窦三不想丢了面子，他一咬牙，悄然在右手套上了一个带有铁刺的铁拳套。他紧握铁拳猛地冲上前，用尽全力挥出：“第三拳，来了！”

孙有德眼尖，一眼便看到了他的铁拳套，怒喊：“妈的，窦三，你敢耍诈！”

元震暗运内力，迎上窦三呼啸而至的铁拳。他大喝一声。

孙有德在一旁闭上了眼。

竟是鸦雀无声。

孙有德睁开眼，惊愕地看到，窦三的铁拳套竟在元震胸前被震得粉碎！

窦三脸色煞白地惨叫着，捂住右手连退数步。

元震一脸平静：“按你说的，第三拳打完。”

呆立了数秒后，工友们欢呼着冲上了擂台。

窦三一脸怒容，捂着发抖的手，恼羞成怒地朝元震冲来：“好身手！我窦三再来讨教几招！”

元震一把挡开身边的孙有德，叫了一声：“小心！”他躲开窦三势大力沉的几番连攻，窦三的铁拳不断地打在周围的木架上，木头噼噼啪啪地皆被粉碎。

元震一个鲤鱼打挺，跳出圈子：“元某一再相让，你却得寸进尺！这样吧，我已经挨过你三拳了，你只需挨上我一拳即可，敢不敢？”

周围的工友们起哄着。

窦三噎住：“好！好！够狠，我窦三今天认栽，走！”